

# 回归或超越

喻子涵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作者简介

喻子涵(1965—— )：本名喻健，土家族，贵州沿河人，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、铜仁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有作品发表和入选《诗刊》、《民族文学》、《山花》、《散文选刊》、《诗潮》、《花溪》、《中国诗歌年鉴》、《新中国50年诗选》等书刊。出版有散文诗集《孤独的太阳》、诗集《蓝色天空》、散文随笔集《雨天作文》等。其中《孤独的太阳》获第五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、第三届全国“诗神杯”探索诗特别奖和贵州省首届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。现为《铜仁日报》社副总编辑。

## 内 容 提 要

《回归或超越》是一本充满激情、力度、个性和浪漫主义气质的新型散文诗集。作者善于捕捉、凝神、提炼,通过敏锐独特的诗性感觉,展示出作者的“思”与“诗”,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动人的意象、情思和语言。作者的散文诗实践,使散文诗这种艺术形式逐渐丰满,对散文诗走向一种大度和宏阔有其重要的启发意义。

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序   | 徐成森:与生命相约  |
| 4   | 序 诗:大海里的追寻 |
| 9   | 第一章:正午时分   |
| 33  | 第二章:边缘意象   |
| 51  | 第三章:心灵之旅   |
| 77  | 第四章:回归或超越  |
| 101 | 跋 诗:知 音    |

## 附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04 | “超现象”的梦幻之花  |
| 107 | 燃烧的石头       |
| 111 | 努力追求人类完整的心灵 |
| 116 | 后 记         |

# 与生命相约

徐成森

继《孤独的太阳》之后，喻子涵新的散文诗集又告问世。那么我们就又有了——一个机会，和喻子涵一起，去品味生命本体的脉动，去领悟我们自身和身外的自然。

自从操起了散文诗这一文体之后，喻子涵始终用他那特异的目光，观照外部世界，也观照自己的内心。他总是把目光刺入生命的中心部分，敲开那坚硬的核，以图探究一种形而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。为此，他总是紧紧抓着具象，又立刻从具象穿过，致力于对某种“彼岸性”的描述。这当然十分艰难；要突破生命的硬壳，进入其神秘的核心，需要非凡的勇气与毅力。对于用散文诗这种被长期视着“轻音乐”的文体写作的作家，更具有冒险的意味。但喻子涵却不无狂妄地宣告：“我知道写这样的散文诗，需要巨大的天赋和无穷的智慧和智慧，就算我没有这些资质，但我有勇气和冒险精神敢于去牺牲，去接近和触怒上帝。”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描述，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终极的叩响。对文学来说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，乃是判断其美学品味高下的最重要的标准。

然而想要直面人生与自然，逼视人类生存的困惑与达观，并不容易；它需要长时间的磨练，需要历尽许多坎坷与伤痛，

需要坦然无畏地去探求生命的本义。我们太善于麻痹自己了,在日常的随波行进的程序里,我们总是忘记了生命的威严与神秘。我们习惯于在“表面”生活,而有意无意忽略了那些本质的东西。于是散文诗作家就渴望与生命相约,渴望从永恒这口深井中挖掘出那些坚固的晶体,向人们作惊世骇俗的呈示。我读喻子涵的散文诗,常有惊悸之感;这惊悸就来自他对生命的顽固的追问,对人与自然神秘联系的不懈的探寻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:“我们按照哲学和史诗的方式,把船航行在想象中,航行在无边的海和永恒的夜。任何一个方位都是我们的航向,快和慢都是我们的时间,远和近都是我们的彼岸。……整个大海都是我的心,整个天空都是我的灵魂。我们的灵气和才气,就是这无边的夜里那明亮的灯火和坚固的海岸。”

许多年以前,我曾在一篇对话中这样说过:散文诗作为一种现代文体,“不可避免地继续被用来展示现代社会的种种风貌,用来表露现代人面对风云诡谲的外部世界时产生的内心波动和惊跳。”我还说:“散文诗应当在自己的殿堂里供奉起现代神灵,并以之引导现代人正视精神苦难,在现实面前永远保持清醒的理性和足够的勇气。”我多年以前的愿望,正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得到印证。

为了能真正地与生命相约,喻子涵选择了一种极具个性的表述方式。他摒弃了那些所谓“散文诗式”的标准语符,不屑重复描摹那些早已褪色的经典画面。他总是用他那“刚性的叙述”,啄破人们习以为常的原型语义,而裂变为对生命与整个宇宙之间神秘联系的哲人式的阐释。这样,他的作品就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构筑文本的力学原理,就有了独特的对客

体的切入方式。正由于这个原因,几年之内,从《散文选刊》,到《诗歌年鉴》,到全国性文学奖,喻子涵的散文诗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阅读认同。回顾喻子涵不长的创作道路,我们当有所体会,有所启示,有所思量。

有感于此,我曾多次为喻子涵的散文诗作评。在喻子涵又一本散文诗集出版之际,谨再作此文,以表欣慰,以浇块垒,以抒胸臆。是为序。

2000年3月12日于贵阳花溪寓所

# 序诗：大海里的追寻

---

## 1。

你在大海里苦苦追寻，向岸边苦渡。

天气似乎在你的上空转晴，你的目光从海面上升，穿透薄雾，接近每一颗星。

星星的闪烁能说明些什么，正如海的脉搏此时的激荡，让你欣喜，却又让你空茫。

你在渐渐走近，向着一颗星。当你放下桅杆，在平静的海面自由飘摇而歌唱时，你寻找到的正是你的停泊之处。

你以为那是星，引导你寻找归宿的星吗？

那是你的影子。一座被你曾经久久坚守的依然遥远却又在眼前浮现的孤岛。

当然很明亮，在你心灵的深处，在你生命航程的前方。

你体验一种召唤的力量，就像你的船在体验一种方向和流动。在你清婉明丽的歌声中，不停荡漾在海面的可不是无比的赞美和歌颂，无比的幸福和喜悦？

你当然不认为有岛。其实，又哪里有星呢？

你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开悟的瞬间。你在这无边的大海苦



苦追寻的，不正依然是这无边空阔的波光荡漾的大海吗？

## 2。

与水有缘，便让我从想象走向真实。

真实的大海，水的行为蔚为壮观，而你就矗立在这永恒的壮观里。

首先让我欣赏你的裸体赤身，让本质和智慧化为海的骄子。漂流归来，立足沙滩，哪怕一声口哨，你的诗波光粼粼，荡漾海的气魄。

然后是凝思，因一片云，一叶远帆，一丝海风。忧郁是美的主题。生命在这忧郁里获得充实，获得灵感，就像大海的忧郁获得博大和浩渺、恒久和丰富。

忧郁让世界走进你心中；而世界让你精神不灭。

日升月降，潮起潮落，你的影子拉长又缩短。而海滩，你那深深浅浅的脚印里，盛满洁白的生命和真理的结晶。

多少忧郁目光的期待，多少焦急心灵的思索，都沉淀在这一行行生命的脚印里。谁来收获这些果实呢？

当最后一次日落，你紧紧怀抱我，久久矗立……

## 3。

面对大海，没有打算去造就一座挺拔的高山，也不想让自己的三分之二潜藏在水里。不想虚构崇高去诱惑那些纯洁天

真的智者，也不想卖弄谦虚去欺骗那些善良诚挚的仁者。

不想端出自己的阵痛去女人面前清婉沮丧的炫耀和悲壮激昂的夸张，于是就有了自己的孤岛和孤岛上的坚韧与自由。

大海太漂亮了是不是？你说的是那就对了。大海的涵义不仅仅是让人产生感官的美，而且是让你观照生命和人生，激荡灵魂的美。

孤岛是大海的杰作，你就是孤岛的杰作。海水平静时，大海就是你灵魂的杰作。在孤岛上观海，海是真实的，而你也就变得真诚。能使人变得真诚和美丽，能激发创造力和赋予生命力的地方，爱和恨、得与失、痛苦和欢乐、崇高与庸俗……谁还觉得这些东西有意义并为它费尽心力论证着，争辩着，平庸的描绘着和无聊的倾诉着呢？

人们的家在哪里？你找了很长时间。当你不再认为有家并迅速忘记，像这默然无言的孤岛，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承受一切而又淡漠一切时，你不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了吗？

## 4。

白昼已快尽了，最后的大海只剩下一枚落日。

虽然它的光明将让你永远辉煌明亮，永远存在心间让我度过即将到来的黑夜的漫长，但它的沉落，那低沉的胡茄的悲鸣声，让我承受不了血浸的黄昏。

大海的哭诉，肝肠寸断，你听见了吗？

而太阳正言厉色，抛下我们，拂袖而去。

大海只剩一派黄昏，而我们在黄昏里只剩一片情绪，像落

寞而无奈的海滩在退潮后的沉思里。

太阳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它无情;因为无情才让人人都有  
一份热望,一份独特的创造,一种智慧的超越。

大海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它自私;因为自私才形成自己的  
博大宽容,吞噬一切,毁灭一切,又诞生一切。

黑夜又如期而至,最后的想象只剩下一片大海。

## 5。

风儿停了,在这夜,在这无边的海里。风儿丢弃我们,让  
我们在海雾里被大海和忧伤包围。

我的孤岛如船行驶在大海和天空之间。我们把天空凝  
视,把大海凝视。星星的沉落升起一堆篝火,我们惊喜一座航  
标的获得。在天空那无边的海岸里,若干流泪的眼睛在岸上  
望着我们。

此时我已沉默无语,也毫不惊惶。在我们走神的眼中,船  
飞快行驶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它驶向何方,但我们听惯了海涛  
的怒吼和狂浪的颠覆,始终坚守在时间的自信和坚强里。

让心与浪花长吻,然后面对面深情地爱抚;让桅杆与海雾  
长吻,然后各自在梦中静静地睡去。

我们按照哲学和史诗的方式,把船航行在想象和信念中,  
航行在无边的海和永恒的夜。任何一个方位都是我们的航  
向,快和慢都是我们的时间,远和近都是我们的彼岸。

若干鲜花在我们的视野里燃亮,我们睁大眼睛伫立于火  
光中。我们的心灵一次次苏醒,一次次振奋,一次次低落,一

次次忧伤。我们多少次体验生命的全部过程，其目标直至人类心灵完整而丰富。

整个大海都是我的心，整个天空都是我的灵魂。我们的灵气和才气，就是这无边的夜里那明亮的灯火，与那灯火照耀的无边的海岸。

而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只永不停息的船，航行在起点和终点，如这恒常的孤岛，永远在海里。

# 1。午间，那遥远的梦境

## 遥远的梦境

午间，那些方格子里的人都睡去了，唯我，被你注视。

你好像很遥远。一只幽深的眼睛，旋风一样的光线，从长焦镜头里把我席卷而去。

生疏了，面面相觑，像一只陶罐被电脑测算。

就这么着，让光线照在脸上；张着嘴巴，让绵软的现代音乐灌满肚子。

遥远不是幻觉，遥远是太阳的居所。

遥远如一根丝线系着你的血脉，不即不离，不痛不痒，身不由己，直至成一个白痴。

仅一尘之隔，遥远是午寐中一层薄薄的轻纱般的梦。及至醒来，遥远更加遥远。

## 面对窗子

没精打采，从玻璃窗子望出去，望一切有形的风景和无形的风景。

这是时间交给现在的工作。

面对窗子望很远很远的天空。昨晚的星座图上，我的头顶白云缭绕，众神认为不吉祥，而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东西。

雨，真的不约而至。落回原处的心脏，在水塘里升起阵阵

白烟。

然而太阳又迅速升起，高悬中天，让人恢复伟大的精神狂想。

当思索成为思想，信心成了信仰的时候，我依然两手空空，紧握着拳头，没精打采望着窗外。

## 一只蝴蝶

烈日下，一只后现代的蝴蝶闪着蓝色羽翼，像时间的流动飞舞而来。

感觉非常良好，像“后现代”文化里那些被人们夸饰和娇惯的蹁跹的群星。但此时看不见它的浅薄和媚俗。

真的过来了，沿着阳台到我的窗子那条湿润的小路。

木然的盯着它，我不知道怎么对它那么冷淡而又那么关心。

好像很近了，我已嗅到它的闷鼻的香味。

然而它停下了，伏在纱窗上，喘着气，整饬着疲惫的翅膀。

拭去眼泪，好像很忧伤。

低下了头，散乱的头发和一片阴影遮着它的面庞，好像很恐惧。

看不清表情，也无言语，而六只细足牢固地粘住细纹的纱窗。

很久了，我已喝光杯里的冷茶，而且再也无法想象它下一步的举动是什么。

它是来干什么的呢——工休？逃避？求救？或者探寻着什么？

我以为它一动不动，很安宁。

当我站起身伸手轻抚它时，它已经死了。

一只蝴蝶，掩埋在后现代的文化里。

## 2。右 手

这是右手吗？是的。

上帝拿着一支笔交给我的右手，真的，我就不怕了寂寞和孤单。

我把右手抛在不为人知的荒原上，慢慢的他学会了劳动，比如“坐下吧！”就是他最初在太阳下的杰作。

真的，我就按照他的笔划坐下，看我的右手继续在他的大地上呼喊奔走，忙碌奔波。

我看他披荆斩棘，翻土播种，然后看他跑到土埂上欣赏他那宽广美丽的田园。

上帝给他光辉。他高大地站立，坚定、沉着、自信、不言不语，全身被火焰包围，连他晃动的身影和背后的庄稼也成了火焰辉煌的颜色。

他的向日葵长得高大粗壮，黄色的花在火焰中开得鲜亮诱人。他奇异地盯着葵花朵。他不相信向日葵就是这样从他右手挥动的地方生长起来。

他很高兴，但他沉默无语。

然而不一会，他的向日葵幻灭了，田园成了一片蛮荒之地。

他大步行走，离开他的田园，走得很远很远。他蜷曲在我的下巴边休整和思索时，上帝对他说：你应该这样，苦难才是收获。

这就是我沉重而伟大的右手，我静静地端详着他，我不知道他还会开创些什么，但我十分崇拜他，敬仰他。

### 3。空 屋

什么时候起，我已有了一间空屋，在日子的缝隙中被正午截割成的四方盒子。

我常坐在里面，就如现在，坐着，让一切烦躁的声音远去，驳杂的色彩也淡去，包括思维，像静止的海底或云层之上无际的蓝天，不需知道谁，也不需让谁知道。

在空屋里，自问自答，没有问题纠缠。

永远在里面，有诗歌，有音乐，不需要激情和痛苦，照样很富足。

有生命，但没有惶惑和不安。

有目的，有信仰，让这短暂时分过得轻轻松松，平平静静，快快活活。

我对一个人说，把你疲惫的船驶进来吧，可以获得信心、灵气和活力。

但他不信任我，甚至诋毁我，敌视我。

我只好独自在空屋，在空屋和宇宙之间，让生命自由舒展。

直到有一天终于明白，空屋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。



## 4。镜 子

“世界没有错，是我们弄错了。”对着镜子，你如是说。

话音刚落，你噙的一声哭起来了。哭了一夜，直至生日蜡烛一一燃尽。

但你内心并不悲伤。只是觉得，感悟后的娇嫩和孱弱，平静后的安宁和虚空，让你一下子洞悉了人生。

你凝望着这面清明透亮的东西，让泪水一圈一圈，一层一层，从现在溯流到过去。泪水如果用来丈量，那是三十几年过去了。

三十年旅程和风雨，浓缩于这面镜子，让自己去观照。

天真过，莽撞过，迷茫过，焦虑过。跌跤多于行走，苦难多于欢乐。

唯一欣慰的是，心灵不曾死去，意志也还坚强，就像一株不屈的雪梅，站在荒寒的原野孤傲地开放一树壮丽的风景。

但是人生，吵了三十年的架。人生的天平一直在颠簸晃动中迷失自己，反省自己，煎熬自己。

人人都想站在高处，而你就站在低处好不好？

观照自己，清理自己，找回自己。拨开崇高与庸俗的迷雾，有你的心灵之侣，他会吆喝你一声，拉你一把，然后你抬头，爬出人生的大峡谷。

困顿消散了，激情平息了，晴朗的天空下，你平实得像这面镜子。